

意識形態引起的波瀾

羅時實

有人要征服世界

舉目看世界局勢，最明顯的是所有國家除少數例外，幾已分屬兩個壁壘。這種情勢從二次大戰結束，便已形成。雖至一九七二因西歐共同市場擴大組織，在人口與物資上似已形成第三勢力。但從政治和經濟角度判斷，共與非共仍是劃分世界壁壘的主要因素。所謂第三勢力只是在造成緊張的雙方「比勢」*wirfvariation* 情況下，為政治恩怨與自身之生存發展，希望暫時置身事外，意圖漁翁之利而已。

在這兩大壁壘之中，領導民主集團的美國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上都遠勝共產集團的蘇俄。但在共產集團，其用於作戰力量除如美國之經濟、政治、與軍事外，尚有一共產主義，曾在過去許多方面利用敵方人力物力，為助長共產主義作戰。此一力量雖在近年漸走向下坡，因世界變化無端，反共集團仍存在許多矛盾，共產主義即利用這些矛盾，仍能繼續有所進展。

這一力量在英文稱為 *ideology*。中國因不適宜名詞可資翻譯，只好暫用日本早期譯文，稱為「意識形態」(日本現已改用音譯)。馬克斯

與恩格斯在一八四五至四六之間曾合作寫過一本「德意志意識形態」*Deutsche Ideology* 的小冊子(一九三三年始由莫斯科刊印傳佈)，可能是這一名詞現代意義之最早使用。在此以前意識形態是指對思想的研究，稍後又指出是研究①有關社會的思想，其含義具有背離理性與客觀觀點，曲解與偏愛意味的思想。雖在二次大戰以後曾有好些研究此一問題的論文與專著，但在這一世紀

三十年代，蘇俄五年計劃初露光芒，希特勒的納粹震撼歐陸，意識形態在知識份子腦中引起波瀾之時，在牛津字典與塞里格曼 *Edwin Seligman* 1861-1939 主編之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對此一名詞仍之詳細解釋。林白樂教授 *Paul Linebarger* 1913-1966 在以「孫中山先生政治學說」*Dr. Sun Yat-sens Political Doctrines* 作博士論文時(一九三七)，以不願跟隨時下學者硬指意識形態違反原理，他為意識形態所作的界說，是商承當時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哲學教授拉夫樂意 *Arthur O. Lovejoy* 意見，認為「意識形態是指流行某一社會的一種思想複合體，其中部份是倫理的，部份是政治的，另一部份則經常是宗教

的。信仰這一意識形態人們，是要使其風行，作為規範行為之有效工具」。①

意識形態一詞在當時字典辭書雖乏詳細記載，在國際政治上確曾煊赫一時，報紙雜誌時有大字標題，引人注目。尤其自希特勒的納粹於一九三〇在國會一下取得甚多席位，曾使德國青年一度如中風走狂，彷彿瘋人世界。德國自首次大戰失敗，經克里門梭與路易喬治之榨取勒索，已至無法自存地步，如是不到幾年成為歐洲陸軍第一強國，由進軍萊茵地區，至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簽訂慕尼黑協定，承認德國在撕毀和約後，從事侵略取得之既得權益，叱咤風雲，不可一世。這種類似奇跡之克難與團結力量，除意識形態，殊難找到其他解釋。

現代意義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雖遠在納粹之先，因納粹有如異軍蒼頭突起，其震撼歐陸所表現之多采多姿，却遠比共產主義能吸引世界視線。尤其是納粹外長，賈酒出身之里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 蘇俄之行，對史大林所施之巧妙壓力，幾使許多人一度誤信，納粹是對付共產主義的有效剋星。自納粹

興起，至二次大戰結束，因美英及其他反共國家時有在政府處於關鍵地位人物，將本國高度機密偷給敵國，於是意識形態成爲此一時代之流行名詞，研究意識形態書刊亦如雨後春筍，讀者有目不暇給之感。⑤

作者於二次大戰之後幾度旅居美國，與社會階層有廣泛接觸，深知其具有遠識之負責人士爲此一意識形態之毒害滲透，深感困擾。他們深切了解，在社會幾個大的問題，如財富距離無法在短期接近，種族糾紛亦非片言所能解決之時，爲防拒外來離間，不使動搖國本，必須另有團結國人之有效途徑。爲此他們費盡心思，想就民主自由之生活方式，強調珍重先民遺業，與個人創制精神，推廣爲美國式的意識形態，與大力改造社會同時進行；希望在社會革命未暗實效之前，能以思想戰勝思想，藉維護自由平等，尊重個人人格尊嚴，經由綜合性的偉大革命，融解局部、偏私，奴役人性的極權革命。

自二次大戰結束，因新的武器力能毀滅世界，壁壘雙方都不願甘爲戎首，於是戰術史上又新有「冷戰」Cold War 名稱，以製造神經緊張，迫使對方從精神崩潰，接受奴役。所謂意識形態即爲此種戰爭之主要武器。從馬克斯，列寧，史大林，至赫魯雪夫一直深信他們的意識形態將能改變世界，認定資本家的自私是出自天性，無可改變，因此註定是遭受毀滅，未來社會將是屬於沒有階級的共產世界。赫魯雪夫曾以此意在美國公開表示，要從經濟組織埋葬美國的資本主義。

今日世局一直擾攘不寧，主要原因仍是有

部份人要以他們的意識形態征服世界。詹模士、梅楠 James Burnham 于一九四七即曾爲此大聲疾呼，指出這是「爭取世界的鬭爭」A Struggle for the World^⑥。要世界愛好民主自由人士一致團結，藉以消滅企圖以一個階級統治世界的共產主義。雖在中國大陸淪陷之後，民主國家對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發生的作用，比從前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祇因此一意識形態是世界性的，世界各地仍存在有不少反對現狀的火種，遂使此一意識形態容易引起燃燒的機會。反共世界則是不團結的：不同的種族，宗教、階級，都是製造分裂的力量。加上每一國家都存在有不同的社會弱點，因此儘管每日都有政治家或知名人物在嚷着反共，共產集團勢力幾乎每年都會有過新的發展。

現代意識形態的輪廓

自二次大戰結束，鑒於納粹之神秘興起，與其危害世界之慘酷；暨當前世界形勢因共產主義造成之敵對壁壘，瞻望前途，便有許多對意識形態作比較深入的研究。從前知識份子，特別是學術研究圈中，曾以意識形態必然主觀，歪曲，和偏好 Selective 的，至是亦分別從社會、政治、經濟，暨哲學觀點，對意識形態作學術研究。一九六九年出版之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在第七冊中即有由哥爾士 Edward Shtils 以「意識形態的概念與作用」暨江森 Haary M. Johnson 以「意識形態與社會體系」爲題，篇幅達二十整頁，綜合各家研究所得的長文。足徵意識形態已在當前世界激起甚大浪潮，成爲關心世

局人士必須具備的時代知識。

所謂意識形態，雖在今日已有許多不同的界說，但經綜合分析，仍不外如下所指：流行于某一人類社會，在人與人間，個人對社會、宇宙、人生、在認識和道德、信仰，與價值觀點上，具有一種與衆不同的獨有型態。所謂不同，第一是對現秩序的反抗途徑。第二、是以強力對同一意識形態人們，要求言論與行爲的一致。

意識形態雖屬現代名詞，但具有意識形態特質與內涵的，則古已有之。流傳至今的幾大世界性的宗教，在對人生，宇宙，行爲標準與價值觀點上，都和當時流行的社會秩序有過革命性的反抗其由發動、形成，至成爲範圍人類生活的一大力量，亦曾經過長時期的磨折 Persecution 奮鬥；在具有權威，成爲正統，如邪教在西歐黑暗時期，暨以後宗教改革的往事，以殘暴虐待方式爲遂行尊奉國教 Conformity 手段，此新舊教派的敵對行爲，經歷兩個世紀方能和平共存。馬克斯雖鄙薄宗教，詆爲麻醉心靈的鴉片，列寧亦稱宗教爲低級伏爾加酒，然其唯一成功之處，却是他有一時期的確把共產主義做到具有宗教信仰的作用。

從馬克斯、恩格斯、至列寧，與史大林的一貫作風也是以天主教爲取法規格，以馬克斯作先知，資本論爲新舊約，克里模稜作梵蒂岡，分佈各地的共產黨地方黨部與黨員則是他們的教堂和組織細胞。就連他們想像中的生活方式——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也是天主教各階層神職人員一貫奉行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是天主教的神職不

准私有財產，是出自自動自發的自我犧牲，共產黨則是以暴力和恐怖行為達成而已。

宗教是最早亦比較壽命最長的意識形態。其他類似組織，中外歷史亦數見不鮮。中國人以禮樂與綱常名教為人生軌範，從孔子垂教歷二千餘年成爲儒家的一貫傳統，由士大夫作爲表率，雖匹夫匹婦一致風從，中國人遠處天涯海角不逾此一規範，西方人稱此爲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名爲意識形態雖都具有構成意識形態的幾個共同條件，其間程度上的差別，亦各自不同。除上舉宗教與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爲比較顯著者外，餘如反抗現狀；或在混亂之中爭取生存；爲維護部份人之既得權益；與爲逃避現實而結合之秘密社團，因其具有共同目的與生活信條，暨對違反團體紀律的嚴厲制裁，俱可說是具備意識形態之一般條件。準此以觀則自古以來，尤其近代習見之幫會組織，乃至西方大都會中經常破壞社會秩序的青少年結幫組織，都可說是具體而微的意識形態。

本文因限于篇幅，不能對意識形態作一般詳盡研究。因共產主義與納粹都在本世紀掀起極大浪潮，納粹雖因戰敗匿跡，共產主義則仍是威脅人類安全與幸福的一大力量。爲提起一般人的警覺，本文只就共產主義與納粹兩個具有世界規模，以征服整個世界爲目的的意識形態，作一簡要分析。附帶和 國父孫先生創導的三民主義作一比較。

哈利、江森綜合各家研究，指出產生意識形態的原因多種，就中以社會壓力，與個人暨集體的仇恨，比較最能動人。卡爾、馬克斯出身猶太

家庭，先天上即因家國之感帶來函鬱成份。爲柏林、波昂，耶拿三大學高材生，不能獲一教職，憤慨之極，乃以改造世界爲其研究哲學目的。他從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工人身上，找到發泄仇恨的對象，認爲工業社會係以工人佔最大多數，而那時工人一無所有，因此由無產階級工人發動的革命，其失去的只是枷鎖，得到的却是由無產階級統治的世界。⑤他爲此唯日莘莘，爲世界無產階級製作革命的行動綱領。

列寧之參加革命也是由於仇恨的動機。克倫斯基（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的內閣總理）之父是列寧讀中學時的校長，曾記列寧在其胞兄因謀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判執行死刑之時，列寧怒目而視，一語未發，從此即以革命爲一生職志。他是聖彼得堡大學法科畢業，取得律師資格，却未一日執行律務。列寧因急於復仇泄憤，爲求達成目的，從未顧及手段。他的理論是，只要有功於革命進展的，都是對的。因是其所採取的途徑，都是歷來傳統社會中人無可想像的事。舉凡普通人認爲美德的行爲如誠實、信義、與仁愛種種，都可一筆抹殺。他能在俄國革命後的混亂中取得政權，是凭彼德格勒近處駐軍海軍陸戰隊三萬六千人，惑於列寧「秩序與麵包」之空言號召，挺身而出，願作政權保障。等到此等人幻想破滅，列寧政權乃在其利用價值得近消失之時，一舉而將其盡數消滅，凡此皆爲普通人意想不到的事。

希特勒的納粹則比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更能接近現實。受費胥特，黑格爾，尼采哲學的影響

，德意志人一直把自己看作世界超越的民族。首次大戰不是英法有何力量能戰勝德國，而是美國的工業把德國擊敗。以一具有高度自尊心的民族，在失去抵抗，聽任宰割而無可告訴時，乃有人振臂一呼，從每一德人之內心深處，喚起爲爭取生存而團結，克難，奮鬥的共鳴，德意志即因此一呼聲於極短期間，從廢墟重建，成爲震撼歐洲的超級強國。

叱咤風雲的共產主義與希特勒的納粹

假如暫置其他意識形態不論，專就這一世紀叱咤風雲的共產主義與希特勒的納粹，作一比較分析，我們會發現這二者之間至少有三個共同之點：

第一是他們都有一個爲支持追求目標而形成的一套哲學。共產主義認定從有社會開始，就分成階級。有階級就有鬥爭。鬥爭的結果必然是被壓迫階級戰勝壓迫階級。因此馬克斯和恩格斯便肯定地說，所謂歷史只是人類鬥爭的記錄。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比從前更簡單化，留下的只有有產與無產兩個階級。無產階級是被壓迫者，而人數特多，因此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他們認爲共產主義的革命是世界性的，具有階級意識的普羅里達也不會有國別的限制，因此他們便有理由相信，無產階級必然會征服世界，統治世界，實現他們一向追求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

納粹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簡稱，國家社會主義則是普法戰爭勝利設計者，鐵血宰相畢士麥的傑作。希特勒看出德意志人一直在充滿民族自尊

，與忍受戰敗屈辱的心理矛盾中，掙扎以求生存之精神苦惱，他所提出的納粹，主要內容約可分為三點：第一是強調民族自決的原則，這原是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提出，而風靡世界的口號，能使美國人容易聽入。但在德國則另有他的構想，是要把散處各地的日爾曼人團聚於一個國土，藉以擴大原有的領域。其次是國家權力應由人民選出的領袖，和納粹黨員共同行使。這也是德國近百年來的一貫思想，甚至可從黑格爾的學說取得依據。但是其中最最重要一點，却是亞利安人是超越一切，適合統治的民族。因亞利安人適合統治，所以他們相信亞利安人應該統治世界。

第二是他們都具有甚高熱忱 *Passion*，能使他們的意識形態發生力量。此即孫中山先生所說，主義是一種思想，由思想而發生信仰，從信仰而產生力量。熱忱是促使意識形態產生活力的源泉，失去它不僅不能產生力量，即原有組織亦無法維持。

在任何時代或任何社會，都會有人不滿現狀。有的人以為自己是受到壓迫，有的人以為自己是被人剝削，有的人以為自己是被人忽視，有的人以為自己是被人歧視。這四種人都自己以為未曾受到社會的公平待遇，認為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能在現有世界獲得發揮機會，因此在遇到任何能使社會基礎動搖的變故，他們都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寄以期望。

共產主義所標榜的是要改變世界（用馬克斯語），跟着共產黨人走的，並非每一個人都能了

解共產主義追求的目標，但每一個人都渴期能因共產主義摧毀當前的世界。共產主義是火，如上所述的各色人等則是引發火種的燃料。作者于民十前後進入國內最高學府，親見少數同學僅從布哈林 *Nikolay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 著中文譯本獲悉共產主義 A B C，即如中風狂走，造次顛沛寢饋不忘。

作者于三十年代留學英倫，曾於暑假旅行歐陸，在萊茵地區親見納粹與起前期的火熱狀態。那時和納粹敵對鬭爭的仍是德國國內的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創始者是德籍猶人馬克斯與恩格斯，其在德國發生影響至少比希特勒的納粹，早半個世紀。他們有比俄國對共產主義研究更大的權威，也有代表共產主義具有深長歷史背景的政治組織——社會民主黨。可是在俄國的布什維克在其本國取得政權之後，由于德國人的民族自覺感，與其對斯拉夫民族的「偏惡」（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充滿此種氣氛），至三十年代德共的聲勢即一蹶不振，遇有尖銳鬭爭如雙方集體遊行，但見納粹壯志如虹，發揚蹈厲，共產黨雖盡力掙扎，相形之下，強弱顯然。道傍觀衆也多數是跟着納粹走的。

第三，是他們都各有一套實現理想抱負的計劃方略。如共產黨有的是馬克斯的資本論 *Das Kapital*，納粹則是希特勒「我的奮鬥」*Mein Kampf*。

資本論的首冊于一八六七年出版。因馬克斯的一生過的大部份都是學術研究生活，從未作過實際負責的行政或管理工作，因此對他所追求的

理想——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是怎樣情形，亦僅「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幾句空語，雖亦入耳動聽，却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迄未顯出一條可以直達的道路。他為此劃出一段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雖可以搪塞一時，但在蘇俄取得政權已五十餘年，所謂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沒有階級的社會，仍是虛無漂渺，幾度回頭，一無是處，成為共產主義的絕症。希特勒「我的奮鬥」則顯比馬克斯的「資本論」更能接近現實，容易見效。雖然二次大戰結束，希特勒的納粹亦隨德國戰敗而煙消雲散，但這是他志得意滿之後，背離自訂原則，自取敗亡的結果。他曾信誓旦旦，不與蘇俄結盟，惑于里賓特洛普的妖言，又率意為之。他矢言不再蹈兩面作戰覆轍，曾幾何時又以過度鄙視俄人之故，以閃電戰術向蘇俄進攻，甚至拒降不肯收容俘虜，逼使俄軍作困獸之鬭。在此以前浩斯，霍弗為他擬訂的世界戰略，沙哈特 *Horace Greeley Schacht* 1877-1933 的財經政策，都能有效執行，使德國在極度艱困之中，於極短期間成為歐陸一大強國。

從意識形態觀點看三民主義

經與共產主義和希特勒的納粹比較之後，使我想到了國父孫先生要以三民主義為他奮鬥目標，至少在亞洲政治家家中是難與比。他致力中國革命是因中國民族已到達不能生存地步，為拯救中國必須打破列強給予我們的枷鎖，在國家取得獨立自由才能放手建設，以邁進于國家現代化的途徑。比起共產主義哲學，主張無產階級必須統治世界，希特勒的納粹主張亞利安民族必須統治

世界，孫先生的哲學是中國民族必須永久獨立的生存，中國民族應該永久獨立的生存。原是中國民族應有的權利，絕未帶有任何侵略，或妨礙其民族生存的意味。

孫先生在中國革命興起的浪潮，在歷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他以一匹夫而與近三百年的王朝為敵，經過十次失敗，卒底於成。在建立與中會時，因中國民智未開，只憑夷夏之辨，從秘密會黨與海外僑胞中取得支持。像一九〇五在東京成立同盟會時，中國知識份子已雲集東瀛，三民主義便成爲這一時期中國革命黨人追求的遠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舉事未成，青年志士爭相赴難，其死事之慘烈至使全國爲之震驚。至是年十月再經武昌首義，亞洲第一共和國遂以建立。

三民主義之火除在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國放出高度熾熱之外，經過一段黑暗時期，因軍閥割據，民不聊生，至民國十三年又重行發出光輝，成爲那時知識青年于黑暗中尋求光明的燈塔。彼時孫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獨處廣州一隅，尚靠部份軍閥部隊偽裝革命姿態，以苟安一時，而各地青年聞風而至，不因所見污濁而阻其慕義嚮往之心。他們視孫先生爲民族救星，三民主義是建國寶典，污染廣州之貪贖不法，則係黎明前一時之黑暗現象（賀君山先生爲黃埔軍校一期學生，常與作者談當年在廣州所見感想）。他們以此熾熱心情，在孫先生逝世之後，在今總統蔣先生統率之下，平定廣州，削平軍閥，統一中國，爲國家長期抗戰建立了一些精神和物質的基礎。

經孫先生一生奔走呼籲，三民主義喚起民族意識的工作，至對日抗戰已顯見大效。日本是世界強國之一，勞師遠征歷四整年（中國單獨抗戰）而無法使中國屈伏，則因日本這回遭遇的敵人是中華民族，非如往昔之一個王朝。中國人知道這回抗戰是決定整個民族命運之重要關頭，雖自知以弱敵強，而義之所在，絕不反顧。中國人因有三民主義之火在內心燃燒，歷盡艱危，不屈不撓，卒能迎接世變，獲致最後勝利。

孫先生因清代前期有一甚長時間，與世隔絕，未經工業革命，昧于世界形勢。要使中國能因革命而順應世界潮流，于最短期內廁於現代國家之林，必須在策劃革命之時，對將欲建設之新的國家，事先有一輪廓。除三民主義本身代表人類社會歷史必須經歷的三大革命，爲一原則性的指針而外，他在心理、社會、與物質建設方面所做的準備工作，都比任何政治家提出的計劃、翔實、具體、更能切近實際。「資本論」的空虛固無可比擬，希特勒「我的奮鬥」只是粗線條的輪廓，其與憤張之粗獷情形，亦難與細繡密縷，中正和平的「建國方略」同日而語。

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曾有一時期，因國民黨內部發生破裂，部份黨員以中國革命之首要任務是推翻滿清專制，對孫先生主張之社會革命，認爲不急之務。熱忱消失，革命情勢即突然改觀。經過十年中國革命的環境發展，漸與三民主義要求逐日接近，主義之火在中國知識青年心中再度燃燒。這回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意識形態適應中國革命需要的鬭爭，由於多數青年選擇

了三民主義，才使憑藉外力，善于利用矛盾，與分化技倆的中國共產黨失去製造混亂，奪取政權的機會。

由于意識形態是憑藉內心熱忱，產生力量。因此共產黨便以各種方式在紊亂中製造矛盾污濁三民主義與掌握政權之中國國民黨。多數國民因長期抗戰，廬舍爲墟。過去因期望勝利而蘊藏之許多幻想，逐日破滅，因貧困產生之各種罪惡則充塞眼前。受通貨膨脹影響，使支持政府的中產階級逐日減少，等到國民之中最大多數失去物質憑藉，對共產黨過去所爲不再有恐懼之心，以爲牛羊何擇時，于是整個大陸迅速地淪入共產主義的鐵幕。

作者因見大陸迅將淪陷，避地來臺，于痛定思痛之餘，因研究在本世紀引起波瀾之意識形態，而對三民主義重作檢討，發現三民主義仍是當代思想主流，從二次大戰結束，遍及世界的民族主義浪潮；隨以生存視作基本人權以俱來的社會安全與福利國家諸措施；以及民主政制有待改進之處，俱經三民主義繪出明顯輪廓，提示進行方向。三民主義從求取中華民族永久獨立的生存出發，要求本與亡繼絕精神，與民族平等原則，與世界各民族携手偕行，以共進於大同世界，亦與當前天下一家精神，不謀而合。

從學術觀點看三民主義，亦未見其有任何違背真理，如共產主義或納粹粹樣；主觀或曲解歷史事實之處。他的政治主張稱道林肯總統與英國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經濟計劃能預見二三十年後的演變趨向；對社會科學知識的廣泛

，曾使西方政治學者深致讚美，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拘於一派一格，但求適合解決中國問題的需要，亦從未以學術派別相標榜，另有三民主義的政治學或經濟學，以別于其他為學術界多數接受之社會科學。他相信時代是進步的，希望他的同志與國人能就他提示的基礎與原則，「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善之書」，這種平實、客觀、尋求真理的科學態度，也和其他意識形態之獨斷作法 *Dogmatism* 不可同日而語。

要不要有意識形態？

研究意識形態的學者與評論家因對納粹與共產主義具有惡感，多數人皆以概括結論，泛指意識形態爲主觀，偏好，歪曲事實與違反真理。對產生意識形態之客觀環境，却很少有人予以適當的考量。世人皆知需要爲發明之母，一個意識形態能爲多數人們所接受，激發熱忱，鼓動風潮，改變形勢，使人們爲實現一意識形態而不惜犧牲生命，前仆後繼，自亦有其客觀需要，對當時迫待解決的困難問題，提出爲多數接受的解決辦法。

即以中國革命的情勢而論，滿清的專制是對中國現代化的一大阻力。在日本維新見效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除由孫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尚有其他如康梁師徒的君憲與保皇組織，亦曾企圖有所活動。經過一段時間，中國革命勢力又羣集於孫先生的旗下，則以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是順應世界潮流，適應中國革命需要，能在統一意志團結力量上發生效力。等到萬眾歸心，一聲發動，便如疾風之掃秋葉，一舉而推翻滿清，中華

民國即由此建立。

中國雖在民國十年已有共產黨的組織，因中國尚未經過產業革命，並未具有適合共產革命的客觀條件。但因軍閥割據，民生凋敝，知識份子渴望有所變動，而各人腦中仍是思想真空之時，共產主義雖屬外來意識形態，因其另有一種空中樓閣，能在人們心中引起許多幻想，乘虛而入便能使整個社會受到影響。那時軍閥昧於世界知識，常爲蠱惑之爭引起內戰。共產黨煤孽其間，遂行分化陰謀，雖未能立刻奪取政權，但因此而造成混亂，即屬共產主義發展之最好機會。此種陰謀雖在今日已爲世界看得洞穿，但當民國十三至十六年間，在共產主義有所依附之時，如非多數青年心中先有三民主義的思想信仰，有戴李陶，胡漢民等人在孫先生逝世之後，及時開揚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國民黨中形成當時思想的主流，能以思想戰勝思想，以熾熱胸懷撲滅共產主義的野火，可能等不到日軍侵略之師，共產黨已在第三國際指使下，赤化了整個中國。

希特勒的納粹也是以同樣情形，在德國取得政權。在多數德人內心鄙薄蘇俄，爲生存掙扎而無可如何之時，希特勒適時提出「我的奮鬥」，繪出美麗遠景，使德人淬厲奮發，忘却目前痛苦，爲滿足民族虛榮心，奮圖以求生存。希特勒的納粹是這一世紀意識形態鬥爭的典型事例，是以思想戰勝思想，以熱忱克服熱忱之最好說明。

至於意識形態未能免除主觀，偏好，與曲解諸弱點，稍經深思亦非全屬平情之論。歷來社會與政治思想，其能自成體系，爲一家言者，都曾

經過懷疑與立異階段，學術研究由此而獲得進步。有懷疑立異而難免涉及主觀，偏愛，或被譏爲曲解事實。此爲任何解體社會現實 *social reality* 所難避免之事，因此硬說意識形態必然會主觀，曲解，與偏愛，並不都是合乎科學。季爾滋 *Clifford Geertz* 爲此曾慨乎言之。他在研究意識形態時曾駁斥哥爾士 *Edward Shils* 以一概全的偏見，承認在社會生活，不同意見紛然雜陳，曲解之事亦所在常有。他說：「哥爾士只就意識形態中極端病態的思想——納粹與布什維克——提作例證，使人容易想到如中世紀宗教法庭的獨斷，文藝復興時期教皇的墮落行爲，以及基督教派中迷信聖經創世說，反對進化論的許多往事，以爲這些就是宗教信仰和行爲的原型」。

（因其實在各種各類的意識形態之中，除希特勒的納粹和共產主義因其志在征服世界，必然是從主觀與偏愛出發，會有曲解歷史事實外，其他的意識形態都是爲適應某一需要，藉此以統一意志，團結力量，以助成目的之容易實現。並無意在爲大眾接受之政治理論與社會科學常識之外，獨樹一幟，以意識形態抹殺客觀事實，阻碍學術研究之自由精神。

美國人以前不了解共產主義，看慣了國內黨爭，以爲共產黨人也不過如民主與共和黨人爲權利之爭而已。等到中國大陸淪陷，世界均勢突然改變，鑒於總統親密顧問（希斯），財政部高級官員（懷特），以及英國外交官相繼爲共產主義服務，不惜損害本國政府重大權益諸作爲，有一時期亦曾多方設法，希望有一類似民族主義，以

愛護美國作號召之意識形態，能對共產主義滲透，發生抗拒作用。因戰後美國經濟至三年前止，大部時間都在繁榮中繼續成長，社會安全及租稅制度對縮短貧富距離，已著績效，對共產主義的威脅感覺逐日式微，因此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者又對意識形態恢復其舊日旁觀，甚至厭聞的態度。

當前的問題已不是自由世界要不要有意識形態（當然也有人說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當前世界壁壘的一方，其意識形態是要征服包括我們在內的整個世界。共產黨的革命方略從馬克斯到列寧，其一貫主張是無產階級應該統治世界。從列寧在一九〇三嚴格控制布什維克時起，從意識形態觀點，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是犧牲一切許身於黨。除了組織活動和嚴格系統的一套思想，他們沒有個人的生活。他們的一切行為，和所有的一切如家庭，工作，金錢，信念，朋友，才能，生命，乃至一切，無一不是為了共產主義。他們不止在開會選舉或和同志往來之時才是共產黨員，他們吃飯，讀書，戀愛，構思，酬酢，遷居，乃至一談一笑，無片刻時間不是以共產黨員身份，為共產主義工作，亦即為實現征服世界目標而不斷奮鬥。從他們看來，世界人類只有兩種階級，只有共與非共之分。一方是他們自己，另一方則為除他們以外的一切世人。所有一切非共產的政黨他們都把他看作階級的敵人 agents of the class enemy，無論公開或無心地認為他們都是「客觀的革命命令者」。

因此為要了解共產主義的眞正性質，首先就要清除腦中積存之錯誤觀念，假若仍用議會政黨的看過去看待他們，今後的世界簡直就完了。任何政黨都志在取得政權，只有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即絕對獨佔，不惜以任何方法消滅一切敵對的力量。他們在未取得政權之前，也和別黨成立所謂聯合陣線，可是共黨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他們的獨狗而已。在革命低潮他們可以卑躬屈膝做出一切醜態。等到情勢一變，所有舊時盟友即一脚踢開。這類事在中國大陸淪陷以後，從幸運逃出者的口中（如民盟的董時進和音樂家馬思聰夫婦）已經聽的够了。

自從世界有了這一意識形態，以征服世界為唯一目的，於是戰爭即使是意識形態的冷戰，乃成爲無可避免。在往昔的傳統戰爭，即使雙方勢力懸殊，不願應戰的一方仍可以接受對方條件，或以他種方式選擇有利時間，以避免戰爭。在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戰爭中，只要被意識形態的箭頭指中，看不出戰爭的形式，經過一段時期，滲透，顛覆，接踵而至。今天的中南半島並無一國願意接受赤化，一經箭頭指中便不由自主地被捲入這一戰爭的漩渦。

其次在意識形態的戰爭中，你不知何時開戰，亦不知何時結束，調兵遣將，炮火喧囂是戰爭，使節往返，交互訪問也是戰爭，甚至簽訂和約亦只是這種戰爭之一種手段而已。

還有，只要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箭頭指着，這種戰爭是沒有固定戰場的。學校，工廠，是容易想到的戰場，政府機關與武裝部隊照樣是經常利用到的戰場，甚至同一家庭亦能被信仰不同的夫妻，與父母子女作用意識形態的戰場。類似之事我們在大陸淪陷之前，幾已司空見慣，及今回憶仍是心有余痛。

這並不是說自由世界的每一國家必須有一抵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在民主自由的素養不深，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而又無法在短期獲得改善的新興國家，有一高尚理想、懸爲追求目標，以團結意志，集中力量，藉以防止共產主義之滲透，顛覆，對自由世界的安全仍是有裨益的。

英國反對黨（上黨）的領袖威爾遜說：「世界性的貧困仍是這一代最嚴重的政治問題」美國雖在消除無產階級上著有績效（尼克森就總統職時有此語），其國民豐衣足食，在物質生活上堪稱滿

足，complacensy 因滿足而產生劣情，apathy 寡情和自私便是罪惡的起因。加上國內的種族衝突，國外的戰爭威脅，起首日與自私者外，開明的美國人也不會對當前局勢認爲可以繼續下去。任何社會或任何時代都難免有人不滿現狀，不滿就是產生意識形態的因素。意識形態是因應社會需要而產生，是社會上一種自然現象，不會因少數人之特殊好惡，受到影響。在民主自由有深厚基礎的公開社會，因國民知識水準甚高，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無對立或衝突現象，價值與標準概念無顯著差別，社會本身能適應時代變動一自我調整 self-revising 的國家，不容易產生具有全國性的意識形態，但小規模的意識形態，如幾大宗教的不同派別，denomination，以及其他社團如近年一度在美甚爲活躍之貝爾那社 John Buche Society，有人信他，便有力道。這就如中國中庸所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對社會只有因觀摩而推動進步，不會有任河壞的影響。

- 註①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7) p. 76.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the Free Press, 1968.
- ② Linebarger, Paul Anthony, 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 An Exposition of Lu San Min Chu I. p. 1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nd Printing, 1957
- ③ 第十九次與衆八十五頁。
- ④ Burnham, James, A Struggle for the World, McJohn Day Company, 1947. 作者 J. F. H. O. X. 譯 The Coming Defeat of Communism.
- ⑤ 一八四八馬克斯與恩格斯受一羣工運領袖請託，爲他們草擬行動綱領，結果寫成一本小冊子，名「共產主義者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這幾句話是宣言的尾語。
- ⑥
- ⑦
- ⑧ (UPT) 倫敦八月三十日電，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 Harold Wilson 在貴族社辦的月刊「第三世界」 THIRD WORLD 登載的論文中有此語。